

# 云端的日子

吴立志



站上巴山最高处，手扶白云和松树，群山之上正是夏天，把所有的忧愁和阴霾交给过往的候鸟，对着山谷呐喊呼出胸中的浊气，返影入深林，白青山瘦。

草原轻轻的起伏，如微酣的胸脯呼吸。横陈于天际的霞光，像妙龄少女浮上脸颊的浅浅心事。

浩浩春风，种子乘自己的翅膀飞行；茫茫草野，连绵的事物初见颜色。一匹白马，从北方赶来，带着羁旅和故乡。彻夜行走，抵达一处嫩黄的地名。我心安处，路有多长。

凝视之外，一只经年的菜槽，在你湖水一样蔚蓝的眼中，拨动两片耀人的乐章。没有高山和大河，也没有栅栏和沟壑，没有什么阻隔我们，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在我们眼前漾开，当然我们已不是骑手，马背只是曾经的战场。

长天水月倾斜，草野万籁俱寂，在靠近天空的地方，寻找每一颗倏忽即逝的流星，让祝福的星辉洒向每一个安睡的梦想。或者执子之手，掬风月入怀，把旧时光泡入壶中，云端之上，唯此一脉心香。

站在上帝的湖畔，我们的一切归隐之心，倒映着红尘和人间。

结庐住下，尽揽山中岚气和远方念想，顾目四望，惟有苍山可爱，仍在陪一朵少年的花，慢慢变老。一起看风起云涌，看夕阳，看年华，如何东山再起，西山落下。

更愿意抛却私心杂念，沐浴粉红的风，邂逅嫩绿的雨，并同时爱上一个叫清明的女子，爱上她嫩绿的解药，让我苏醒的沉疴，度过芬芳的二月、三月和青溪闲愁的人间四月。

愿意和她一起花溪畔浣园，南山外事茶，在尘世的边缘平凡的活着——

亲手种下的茶，开出优雅的白色花。春天折断欲望的栅栏，酝酿曼妙的腰肢间盛满芬芳，柔荑一样的双手升起如轻盈的琴键。薄暮的傍晚，解下腰间的茶篮，摊开万千茶尖，伸手翻动内心的春天。升起烟火，抖开围裙，锅碗瓢盆撞击俗世。在茶娘的手中，茶叶欢呼、跳跃或者舞蹈，火热的生活中，潮水在翻滚中散去，揉捏是一种升华，辛勤和信仰创造了一个世界。清香是后来添进去的，而我们一开始都是淡的。

让我们以更大的平静去爱不确定的生活，在接下来漫长的日子里，学会许愿，学会坐禅，学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或者，做一小片秋天，有落叶，有金黄的稻田，也有自己的忧郁和鲜艳。

目睹你清晨的盛放，也亲历你向晚的清凉，只是我们的故事尚未结果，季节又修改了新的段落，如果重来再来，或许，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灿灿生长，大片大片的在原野奔跑——盛放——

# 母亲店

邓小鹏

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而面前这个朴实的母亲，她想到的就是给予孩子最寻常的照顾，还有中华传统里最寻常的团圆。

后来，我去店里，她还是在那句熟悉的招呼后，奉上适宜口味的面皮，而我也自己舀稀饭，帮她收拾桌子。直到好久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繁忙的缘故，一天经过小店，发现门上的招牌换成了“乡村锅巴饭”时，才有种恋恋不舍的失落。某个周末，送孩子上兴趣班，路过县城中学附近的小吃店，猛然发现一个忙碌的身影很像她，轻轻地走到那人身旁，还未仔细端详，她转过身，相视间她便笑着招呼我：“来了啊”，一种久违的熟悉涌上心头，原本没有停留的意思，但见她招呼便进店坐下，只一会那熟悉的味道便扑面而来，一边享用，一边询问她的近况，她叹着气一边忙活一边说：“哎，孩子不听话啊”，细细讲述后，我才了解她迁店的原因，孩子迷恋游戏，成绩下滑，因为体育不错，有意高中走体育专业，把店开到这里既是监管孩子，又方便孩子在课后可以过来喝点滋补的汤，孩子强化体能训练很伤身体的，听到

陈家的坝人，老公常年在县内包砌石坎之类的活计，我便开玩笑道：“咱老家在洋县，我们好歹也算半个老乡”，她听后连忙说：“宁陕缘加汉中缘，直接就是老乡嘛，怎么能说是半个老乡呢？”便又热情端出刚出锅的菜豆腐招呼我品尝，还说这种加有大米、大叶青菜的汉中米儿菜豆腐，宁陕人是不大习惯这口味的，寻来吃的大多是熟悉这味道的老主顾，在她店里一坐，就先叫一碗菜豆腐，拿一张米皮，裹了核桃韭菜辣子当煎饼吃，末了喝一碗菜豆腐清浆水，按照她介绍的法子吃起来，吃着吃着，仿佛就回到了故乡。

她熟练来店里的主顾，有时还拿出自己做的包子、小菜免费赠送。每次，她都是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不紧不慢地招呼客人，有条不紊地蒸面皮，烧火，看她一个人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便问为什么不请个人，她说用不着，一个人习惯了，请人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开支大着呢，何况自己开店是为了方便一家节假日在小店团聚，读初中的孩子在周末可以打牙祭。听了她的解释，我顿觉感动不已，想几千年前那个伟大的母亲三迁住所，只为孩子

这里，我打心眼儿里为一位母亲最淳朴的爱点赞……

母亲的八十大寿时，我们簇拥着她老人家来到小城的友旦餐馆，雅间刚刚就坐，服务员就送茶来了，当那个熟悉的身影伴着那句来了的话语时，我和她相视而立，我脱口而出你怎么在这里？她一边忙乎一边说，哎，孩子外面上体校，老人住院要照顾索性把店盘出去，这不最近老人出院了，自己在家闲着就来这里多少赚点，孩子外面上学花销也大，下班了也可以照顾老人，两全其美……从那以后，只要我路过这家饭店都可以看到她忙碌的身影，有时她在忙碌的间隙转身见到我时，依然是初见时的笑容，我们用眼神相互招呼，她的笑容让我觉得那颗来自母爱深处的感动。

一晃又是四年，当我再次走进那家餐馆时，已觅不见那熟悉的身影，向店老板打听，才知道她回娘家陈家坝了，儿子毕业考入那的小学教体育，还结识了另一半，年里她将抱孙子了，而她的汉中米皮，米儿菜豆腐也成为当地的主打小吃，知道消息的一瞬，我突然非常想去光顾，为那颗蕴含其中的心，那种母亲的味道。

# 人间烟火

陈春苗

连续几天下班经过中渡路时，我都放慢车速，搜寻人群里的老太太，但是再也没有看到。那花白的头发，纵横的皱纹以及堆起的笑容，模糊又清晰。

前两天中午从这里路过，买菜的人少了，卖菜的人就显得多。马上十二点，菜摊上还有不少菜，摊主大都是地道的菜农，面前的菜都是时令蔬菜，鲜翠有看头。我买好了一把菜苔，准备走时，靠上头一个摊主老迈的声音传来：“女娃子，买点莴笋呀？别看它不好看，脆脆儿的，好吃。”

一个人的善良，是可以透过声音传递的。

我看了看那一堆莴笋，实在不好看；再看看旁边的葱，那是多少少年都没见过，产量低没人种的红葱，实在瘦弱了些。想起家里还没有吃的莴笋，足有四五十公分长，跟这尺吧长的莴笋比起来，似乎更新鲜。不由得有些犹豫了。

“一块钱一斤，不多了，你就当帮忙。”老太太终于抓住一个打算买她菜的人了，就不想放过。

遇见一个慈善的人，我应该帮她。

捡了四根莴笋，两块钱。老太太说红葱五毛一把，我又捡了四把红葱，正好四块钱。我没拿现金，老太太没有微信，实在不知如何是好。老太太见我又在犹豫，急忙给卖菜苔的女人说好话，央求扫她的微信。那个女人答应了，但是满脸的不悦。看着老太太谦卑的堆起笑容，我的心被刺了一下。

我真是那个反应极其迟钝的人。老太太面前的莴笋不多了，红葱还剩一把，为什么我不全买下来？

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，再次看见她，一定买下她全部的菜，让她早点回家。

每次从中渡路经过，看到人来人往，胸腔总有热流淌过。尤其是路两边那一堆堆一摆摆鲜翠的蔬菜，常常忍不住驻足逗留。

那天被一堆青翠的芥菜吸引，拿起一捆看了看，卖菜的女人接过去就给我称了。我说我还没打算买，旁边的女人帮腔说：这菜多好啊，炸浆水香的很！

想想也是，芥菜浆水确实好，家里也没有，好久没吃酸菜面了。扫了微信，就看见不远处有卖浆水菜的，正好买点浆水菜引子。

卖浆水菜的也是个女人，年龄大些，快言快语。我问她多钱一斤，她把吧嗒吧嗒说了一大堆，诸如她的浆水菜里还有野菜，如何喷香之类的。似乎生怕我嫌贵了。我说我买的不多，做引子用。旁边又有一女人帮腔：她的浆水菜香的很，多买点回去先吃一顿。

我直说称吧称吧，也没说多少斤。她给我称了五块钱的酸菜，浆水是不用钱的，她给舀了两勺，边扎袋子边说：这浆水一点点就酸的很。你回去把芥菜焯过水，然后把浆水烧热倒进去，很快就酸了。浆水不烧热也可以，就是慢些。

吧嗒吧嗒又说了一大堆，话比她手头的动作快多了，不知道她一早上能卖多少浆水菜。

提了浆水才过来提芥菜。卖芥菜的女人问我多钱买的酸菜，我说三块五一斤，她旁边的女人抽抽鼻子直说好贵。她却伸着脖颈悄声给我说：忘了给你说，泡菜坛子的酸水也能做引子，不必买酸菜的。

我连说几个谢谢，我知道她们是觉得我吃亏了，我买了她的菜，就是她的客户，她觉得有责任提醒我。正要骑车走时，靠她们下手的一个卖菜苔的女人喃喃自语道：泡菜坛子的酸水不能做引子，还得是浆水才行。

卖芥菜的女人也不看她，对着旁边女人说，反正我那样试过，是可以的。

如果泡菜坛子的酸水不行，那么没浆水的时候，引子从哪里来？我也想反驳卖菜苔的女人，但是看看她目视前方，不再言语的样子，把话咽了回去。所谓同行是冤家，她一定也不想招惹卖芥菜的，但是作为一个主妇，她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不谙厨房事务的人。

汪曾祺在《人间滋味》里讲到一件事。说是有天排队买牛肉，前面的妇人问旁边的人牛肉买回去怎么做，汪老觉得自己似乎有义务做一回好人，急忙给妇人介绍几种做法。买完牛肉，又把妇人拉到一旁，介绍了十几种做法。

我想这几个卖菜的女人都是汪曾祺这样的人，我对她们都满怀感激。这可能也是我喜欢走中渡路的原因吧。

# 谁言寸草心

九九



过年了，带孩子回老家。身边少不了带些速冻鸡柳、鸡米花、冰激凌，还有一零食，洋葱圈，鱼皮花生等。母亲一见，又在唠叨：吃油炸的东西对身体不好，发胖，少些些。你也不能再随着娃一块吃。没事儿出去转转，认个人，爬个山，锻炼一下，别没事儿总是窝在家里。好，终究回来时间也不太长，且听她的吧！

次日早饭后，随她心愿出去看看，顺便拍几张照片。谁知母亲说：“大冬天的，冷的跟啥一样，出去干啥？”我愣了下，说道：“要不你穿厚点和我一起吧！”话刚落，她便麻利的取下衣柜里挂着的大衣，准备和我一起出去转转。我便学她说道：“大冬天的，冷的跟啥一样，出去干啥？”母亲被逗笑：憨丫头，你就会挑理。”

就这样一前一后，慢悠悠的走着歌着，说着笑着。逢人问话，母亲便亮着嗓子说：才回来，这次得待好几天呢！然后，四邻八舍的一番胖了瘦了的一阵寒暄。此时的母亲一点儿也不含蓄，好像有我在，她有面子，有点儿骄傲。

其实，我又何尝不懂，母亲只是想岁月不断逝去的时光里，多些和儿女共同度过的光阴；多在儿女身边黏一会儿，像个孩子一样。就像当年，我们黏她一般。不由得我想起，母亲不止一次这样给自己的贪恋儿女找借口。

夏天吧，她会说，外面这么热，出去干啥？冬天吧，她会说，外面这么冷，出去干啥？雨天吧，她会说，下这么大的雨，出去干啥？晴天吧，她会说，太阳这么亮，出去干啥？白天吧，她在说，大早上的，就想跑出去？晚上吧，她就说，这么晚了还出去？某一天事儿多，那哪都不去时，她又说，天天呆家里干啥？闷坏了，赶紧出去走走！

年轻时不懂得，总觉得她唠叨，烦人，管得太

多。现在，我才明白；她只不过是和你多呆一会儿。哪怕你在她身边自顾忙活着，不说话。她心里也是暖暖的，眼里也是满满的。她爱你，她疼你，又说不出的，怕你笑话她，笑她脆弱。毕竟，几十年来在你面前也是风风火火、拿得起放得下的泼辣利索的女人呢。

现在，我也慢慢的懂得了照顾母亲的情绪。要么，赖着不出去，要么就装痴道：村里变化太大了，人的变化也太大了，路也不好找呢！咱们一块出去走走？毋庸置疑，此刻不管刮风下雨，天晴天阴，她一定会说：嗯，马上就收拾好了，那咱就走……

假期空闲，半夜写点文字，早上难得自然醒。每每睁眼已是八点多了，母亲一句话：“醒了？”这一句似乎让人觉得：如同小时候一般，她就在你旁边看着你睡，守着你醒。“水都开了，早上给你捏了几颗扁食，昨日萝卜羊肉馅儿的，今儿是韭菜鸡蛋的。”母亲说道。我说：刚醒，吃不下。再说起床，洗脸还得半小时呢！“别洗了，饺子不用手捏，就在炕上吃！”不由分说的掀锅盖，扑通扑通的扔进十来个饺子。就这样捂着被子，头不梳脸不洗，一碗漂着香菜葱花末儿的酸汤饺子，足以让人暖和半天……

半下午，在电脑前修改文字。出去串门儿的母亲，又急冲冲地一手掀起门帘，一手端着小碗：“歇一会儿，隔壁你婶儿待客的杂面，擀的薄的很。杂面多，白面少，我讨了半碗，赶紧吃！”我说：“这个点儿，不是刚吃过午饭吗？你不怕我胖？”母亲笑道：杂面不胖人，羊肉臊子我去了油的，没事儿。”

晚上陪完中央一台的董卿的诗词大会，也十点多了，她又一声不吭的捣腾了小半碗馄饨，用瓷碗的眼神儿，看着我吃。被我们私语吵醒的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妈对你比我妈对我好。”

# 晚安

侯少

这样的夜晚  
一旦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眠  
明天将会有怎样的遇见  
镜子里将会出现怎样的花树  
池塘，燕子和修缮  
这都是我在夜半三点前反复纠缠的

特别的礼物  
也在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 
等待和挑选  
雨夜中睡去的万物

何曾知晓今夜的雷声，窗外那偷偷跑来窥探这夜的阵雨与闪电

天地间，因为一个人的缺席而变得更加辽阔和旷远  
夏虫呢喃，斑驳的树影摇晃着失眠的字典  
我在千回百转的城堡披荆斩棘而你，是这世上最迷人的低语者  
天亮前道出的晚安

# 紫阳茶

胡坪

积沉着立春、雨水和惊蛰攒足了白云和雾气  
它就打开山门，挥动旗语昭告天下，新的茶芽就是泰巴腹地的王，至高无上

沿着陕南纵横山脉  
在石坎，山崖，丛林和坡地步步为营。绿色汹涌催动乡土村庄。茶香的微醉随风蔓延。春江荡漾千山万水都成了旷世乡愁

游客参差如织，故意操着方言与采茶女及山歌，水乳相融  
远古的鸟鸣划过露水苍茫底里，是马帮和驼铃慢慢洒开了，一幅古老的风俗画  
风吹云动，露出了汉江古渡口

蓦然间，一片初涉人世的茶叶正向我们翩然而至。婀娜，妖娆散发着星月般的沁人心脾  
我们立即用山泉，用陶壶，用纤手全神贯注，凝眸冥思  
在身心合一时，将她剝那捕获

# 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

左右

周国平先生《内在的从容》一文中，有这么一段话：  
“华兹华斯说：孩子是大人的父亲。我这样来论证这个命题——孩子长于天赋、好奇心、直觉，大人长于阅历、知识、理性，因为天赋是阅历的父亲，好奇心是知识的父亲，直觉是理性的父亲，所以孩子是大人的父亲。”

这个命题除了表明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之外，还可做另一种解释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他的童年状况也是他的成年状况的父亲，因此，早期的精神发育在人生中具有关键作用。”

周国平先生的这一发现，太有意思了。对此，我不仅仅是赞同。

从事小学生诗歌与作文教学多年，对孩子的世界，我还是有一些话要说的。我一直在说，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。

每个小孩天生都是诗人。只要具备了成为小诗人的潜质，他们的童心就是最初的诗心，他们童言无忌、童趣盎然、童心未泯，童话连篇、童语四射的书写能力，是我们这些大人所不能及的。我们不指望能将他们培养成诗人，但很喜闻乐见他们健康快乐成长与多才多艺发展。

每个孩子都是诗人。不要因为孩子早期没有写作天赋而否定了他/她。因为天赋的到来，是需要时间的，有的快则一个月，有的慢则十年。你是要耐心地等待孩子的天赋的抵达，还是拔苗助长地残害孩子的童年？

每个小孩子都是诗人，小孩子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，只不过他们由于年龄原因不具备书写诗歌的能力罢了。但他们却具备了一切大诗人不具备的东西：

单纯的童心，干净的追求，特别的好奇，天真的发现，童趣的智慧，天然的表演，简单的欲望。所以，趁着小孩子们还是诗人的时候，要好好珍惜童年最美的写诗时光，并将他们保持下去。

每一位孩子的诗，没有可比性，不同阶段的孩子，写诗有不同的语言、心性、思维与成熟程度。但他们一样的是，语言永远是那么纯净，心灵永远是那么至美，世界永远是那么简单。我毫不怀疑他们的作品的出处，无论是家长记录，还是自己口述，无论是原创，还是模仿，我只怀疑他们能不能将这份可贵的爱好坚持下去。

孩子在不同的年龄，有不同的悟性上限，硬塞给她的思想是有害的，大人在合理引导和科学协助他们理解的同时，不去勉强他们能百分百理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总有开窍的一天。小时候很笨的人长大了也不一定很笨。

诗神总是眷顾那些心怀快乐的孩子。写作环境对一个诗人来说，很重要的。当你有了快乐的心情，灵感总是闪现到你的脑海。要经常保持快乐，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。我们应该能够感应到：大海是快乐的，秋天是快乐的，青蛙是快乐的，小皮鞋是快乐的，它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。

孩子是大人的父亲，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、感性认识与底层偏见之后，周国平先生说出的的一颗智慧珍珠。

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，这是我，说给这个世界最轻的倾听。不是孩子需要诗歌，而是童年需要诗意。



六月 李小洛 作

# 瀛湖

第 1231 期

